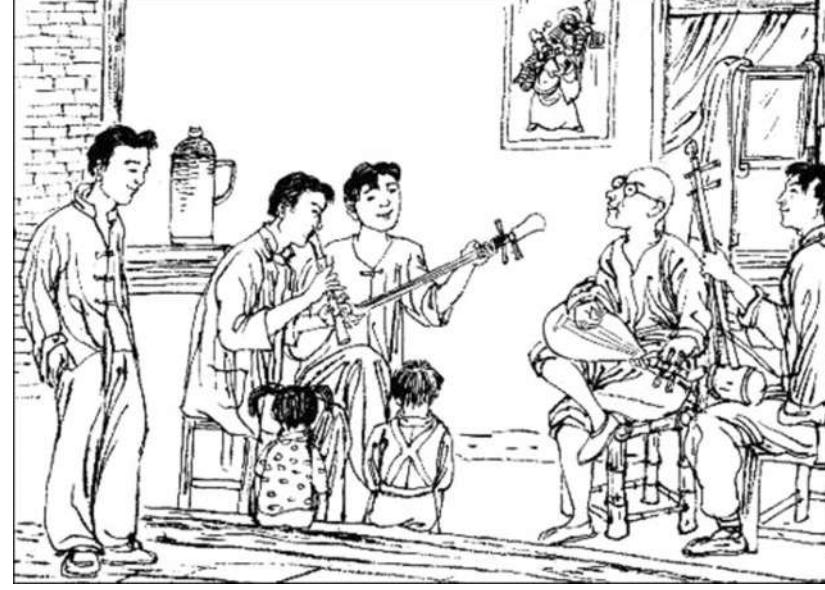


“爱”是埕边的关键字



把“爱”作为水头埕边的关键字，似乎很不讨巧，有落入俗套之嫌。文学创作应是脱俗、灵动、创新的。可是琢磨许久，我仍然觉得“爱”是极匹配它的文字。埕边是个好地方，埕边是个有爱的村庄。

甫入村，耳畔就有南音娓娓传来。在偌大的村活动中心，我看见了老中青三代人排排坐，弹三弦、拨琵琶、拉二弦、吹洞箫，百转千回。拉二弦的是个眉清目秀的少年，不过十一二岁，却把二弦拉得浑厚有韵。他们唱得浑然忘我，我在一旁听得动情。末了，才听说那个把唱词演绎得字正腔圆的少年，是个孤儿。

十几年前，少年被弃置在村口。村里人自发送衣裤，泡奶粉，冲米糊……一点点、一日一日把他养大。自幼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少年有慧根，塞一把二弦在他手里，就有如水的音乐汩汩流淌。他和几个同样身世的孩子，被收养在村庄的双灵寺，习字、读书、明事理，有一个孩子已经上了大学。在双灵寺，他们不缺吃少穿，更不缺爱。村里的人，都把最大的善意给了他们。

双灵寺是埕边的百年古寺。寺中供奉的，是一对肉身姐妹菩萨。《南安县志》记载，姐妹菩萨目睹父亲因病去世的痛苦，潜心钻研医术，修得精湛医术后，乐行善事，救死扶伤。她们终身未婚，死后肉身不腐，村里人感念她们的大爱，遂将她们塑成像，建寺院供

奉。站在单檐歇山式三开二进砖木结构的双灵寺前，我略一抬头，梁柱上的楹联“能于众人施无畏，普使世间得大明”赫然眼前。我想，那个拉二弦的少年，那些寄养在双灵寺的孩子们，他长大后，会不会深切感怀姐妹菩萨普度众生的精神在埕边得到发扬光大？双灵寺是村庄爱的信仰，在信仰的感召下，他们勇敢地承接爱，也学会大方地奉献爱！他们一定比旁人更相信，佛在人间，佛在埕边！

埕边是泉州著名华侨村，生活富足，早早就成立了自己的军鼓队和腰鼓队，简办丧事。省下来的钱，用来建

设村庄活动中心。村里的乡贤、企业家捐资助学，赞助乡村文化活动，热切关注老年人生活。他们还建设了老人学校，用来传孝道，讲历史，谈保健，品诗词，说对联。遇上节假日，村里就在广场上举办活动，篮球赛，足球赛，猜灯谜，跳火群，一派喜乐。置身占地15亩大的活动中心，我心里有根弦被沉沉地拨响。我见过许多空心化的村庄，青壮年外出务工，剩下老幼妇孺留守，眼前的村庄，却其情融融。这个我抵达前以为坐落于中国石材之都，难免一身草莽英雄气的村庄，原来它是温情的、可爱的，也是吸睛的。

林清秀

高高矗立的农家新居之间，番仔楼错落有致。番仔楼作为埕边的文化符号，汇聚了中国传统古民居和南洋建筑特点，虽隔了久远的年代，却是功与名的内敛藏锋，又是身与心的泊处居停，是侨胞漂洋过海拼搏却心系故里情深的有力见证。徘徊在或美轮美奂，或标新立异，或磅礴大气的楼宇间，我的视线无论落在何处，心都是感动的。我仿佛洞悉了那一砖一瓦里饱含的浓浓家国情怀，那是中国人长久不变的终极梦想，也是和爱息息相关的终极梦想！

看番仔楼的人，一茬接一茬，却约好了似的，爱惜地抬脚、落脚，生怕脚步太重，就会惊醒古楼里沉睡的光阴。这样的静，和活动中心的动形成强烈反差。一条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小巷，不知要把人带到哪一栋楼去？能走进那些静默的、内敛的、心平气和的番仔楼，是件叫人愉悦和荣耀的事情！一座座端庄稳重的楼，让我的眼睛成了幸福的手指。我把半边脸贴在红砖墙上，不忍也不愿去打搅这里的宁静。不远处的双灵寺，有袅袅禅音传来。

我一抬头，是一树挡道的三角梅开得纷纷扰扰，一副要和人促膝长谈的模样。那一刻，我突然内心明澈。埕边和许多我见过的闽南侨村一样，富足、文明、和谐。但它分明又不一样，是一直在传承和延续的爱，让它在富足、文明、和谐外，多了朝气蓬勃！

坐动车去远行 (外一首)

黄丽蓉

福建、浙江、上海、江苏
一个个匆忙的身影蜿蜒而过
夏日不愿落山
我秋色的中年在双轨道上远行

人来人往，如穿梭的动车
站台，一次次见与不见的验证
荆棘那是身后的指示灯
聚与散，悲与欢都在变速

窗口的云彩伴着雨滴
钢铁奔驰，擦响满树黄叶
风儿告诉那些车厢里的人们
一定是看见了移动的现场

一大片雾蒙蒙的绿，飞入
披在旅人的身上，座无虚席
仿佛阳光缕缕穿透窗帘
正散落在时代、变速的行李上

立秋

台风和雨滴，谁先到
不断地敲打着我高楼的窗户
动了手中的笔
把这个立秋画得灰蒙蒙

雨更猛烈些
你追我赶，透过玻璃倒映白纸上
连同情忧伤的身影，婆娑

我的天空，依旧解不开
放在心底的台风
我的环抱，足以把少许光束留住
就这么狂热的期盼里

我想把黑暗喝下
在雨水冲洗下，尘土无遗
只有那深邃的唇语在杯水中滚烫

尘世停了
一张张立秋的脸，安静了

寒暄

林美貌

你不要指望一场大雨
就能够让一片深山老林就此
改变容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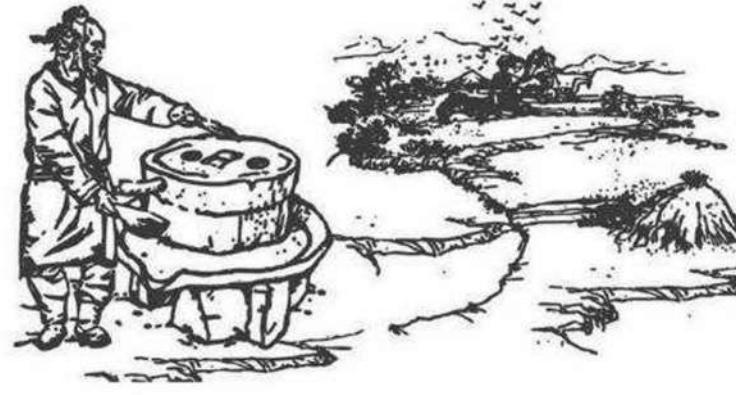
一位母亲思念的情绪还在
荒芜的草地上疯长
饱经风霜的皱纹已经悄悄地
爬上一棵老槐树

相比那些正处于热恋期间的
烂漫山花，一片片飘落的桑叶
更显得风轻云淡

而每一次踏进这片树林
我们都会彼此互相寒暄、叙旧
像树桩上的木耳长出耳朵
听一听它们唠叨的絮语

石磨

李纪波



石磨，是什么呢？

石磨，有什么用途？

对此，许多年轻人都是头脑一片空白，不知它为何物。

前些日子，在一民宿看见主人把石磨搬到庭前院旁，当作茶盘，大家围在一起品茗，秉“石”夜谈成就一道风景，眼前的石磨唤起儿时的记忆……

在许久以前，能用得起石磨的才算是“大户人家”，家庭富有的人才会有石磨，南方的石磨不大，大部分是人力推的。在老家老房子，也有一台石磨。虽然生活拮据，好强的父亲在山上精选一大整块青石作材料，请一个石匠用錾子一錾一凿地把石头的边缘除去，逐渐修理成圆形，再经过精雕细琢，用了多天时间才雕成石磨。

石磨是由上下两扇圆形磨石和底座组成，上面的一扇磨石比下扇要厚一些，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小孔，叫磨眼，这个小孔是用来添加粮食进去的。下扇磨石中间钻个孔，塞根硬质的木材做磨芯，石磨的下扇是固定在底座上不运转的，依靠上扇磨石围绕磨芯的旋转来碾碎食物，食物碾碎后就从石磨的四周撒落出来。

每到过节，那是石磨旁最热闹的时候了。大人们都要相聚一起，轮流排队等着磨东西。那个时候，看着大人在推磨，心里总是痒痒要推磨一次。按捺不住好奇心，趁他们休息，尝试了一下，连推都推不动，原来那是力气活。小孩的我，只能做些简单的活儿，往磨眼放粮食，看着大人们谈笑风

生，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印在脑海中一辈子。没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是体会不到那种乐趣的。有时候厌烦了重复操作，看着别的同伴在玩耍，为了完成任务就加快速度往磨眼放粮食，结果被大人们臭骂一顿。奶奶经常唠叨，做事情要有头有尾，要有始有终，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事有头无尾，付出再多的努力，最终事情也不能成功，年少的我也不懂奶奶说的道理，只觉得非常烦……

也许石磨寓意“好事多磨”，被当成茶馆、民宿的一种摆设；石磨也寓意“时来运转”，经受得起生活的磨难，经受生活的挫折后站起来一定会旗开得胜，取得丰硕的成果，凡事贵在坚持，人生，何尝不是这样。渐渐地，我也懂得了当年奶奶的教诲，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半途而废，要有耐心，不能让之前的努力付之东流，不要忘记初心。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止步不前，便一事无成，一往无前，必能成就大事。

如今，村子里转转，努力找寻着童年的乐趣，找寻着同伴的身影，找寻当年的石磨。石磨老了，沧桑的磨齿伤痕累累，躲在老屋旮旯、杂草丛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难觅踪影。

石磨，唤起一道远去的乡愁；唤起奶奶的教诲……

翻翻你的朋友圈

胡美云

亲得意地笑着。

我跟着笑：那字那么小，你眼睛能行啊？

没事，我看会儿就歇会儿啊。

那内容呢？字都能认识都能看懂？

没关系啊，我一边看一边猜，看懂一些猜一些，连起来大致的内容还是搞得明白的。

我听着默笑，心柔成水。母亲见我沉默，却是以为我不信，急急地证明着：今天我就看到你写端午节那篇了，有桃花山啊，写你小时候端午节到桃花山砍山楂树的事，有吧，我点头应是，鼓励着母亲继续。电话那头，那个孩子一样的老人——曾经是个多么能干的女人啊。

屏幕那头母亲却又沉默了，叹了口气：山楂树啊现在是想不到了哦，桃花山现在上不去了。顿了顿不知想起什么开心的事挑起了眉，却原来又是想到了朋友圈的事：这朋友圈怎么只有你有呢？二丫头和三丫头的我都没有翻到。我解释给她听：因为她们发得少啊，基本不发的。母亲哦了一声，虽是明了，却透着失望怅然。

放了手机，我就给二妹三妹发了信息：以后也多发发朋友圈啊，咱妈现在学会查朋友圈了，让她没事时可以翻翻看看……

一双布鞋

李志宏

调到外地一年多了，工作的道道关卡接踵而至，我忙得团团转。

父亲托人从老家带给我一双布鞋，我一时愣住了。时过经年，我已习惯了用皮鞋迎合流行与时尚，布鞋已像一朵花，悄悄地从我脚下凋零。

我摩挲着这双布鞋，思绪万千。

小时候，家乡总是闹旱灾，勤劳淳朴的父亲终日忙碌在黄土地上，但一年到头，收获的仍是少得可怜的口粮。到了我上学的年纪，这种状况仍是没有改观，就在我认为自己会跟父亲一样，一辈子耕耘在这贫瘠的土地的时候，父亲却把学费交给我，要送我去乡里上学，还特地买了一双布鞋。我惊呆了，原来父亲毅然卖掉了唯一的一头老黄牛。那时，我不敢抬头，紧紧地咬住嘴唇。我想起母亲过世早，父亲赤着脚在田地里汗流浃背的情景，想起体弱的弟弟饿得直哭的情景……我实在忍不住，冲着父亲喊：“我不上学……”话没说完，父亲一下子跳起来，拿起那双布鞋劈头盖脸地朝我抽来，嘴里不停地骂我“不争气，没出息”。这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打，那场“布鞋雨”和母亲当年呼唤我的乳名一样永远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后来，我拼了命地读书，上了大学，年年拿奖学金，参加工作后发工资的那一天，我用自己的钱给父亲买了生日礼物——一双新布鞋。

“伢子，布鞋收到了吧？穿上它，不管多难的路，都可以走一走的。”父亲的电话来了。

“好，我穿着，就算蜀道也能过！”我语气坚定地说道。父亲不知蜀道，但他笑得开心。

今年，我回到家乡。父亲带我来到耕耘了一辈子的田地上，说：“跟我走一圈。”我爽快地跟在父亲身后，像小时候一样。

“再贫瘠、再不肥的土，只要对它费点气力，都会让它变得有用起来的。”望着父亲那希望与疲惫交织的眼睛，我懂得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说道：“放心，我这次回乡当支书，就是要带领大家脱贫致富……”我用力跺了跺脚，“穿上它，不管多难的路，都可以走一走的。”

看着我脚上的布鞋，父亲紫膛脸上的麻瘢泛着红光。

花盆里的不速之客

洪虹

春节过后，许多花都枯萎了，因此空下来许多大小不一的花盆。看到阳台上有一盆药食两用的天青地红，我便从里面剪下许多枝丫，分插在那些空花盆里。

有一天，我给这些天青地红浇水时，突然发现了一位不速之客。它的叶子是非常青翠的浅绿，与周围暗红和墨绿色的天青地红站在一起，显得非常惹眼。它还很小，只有两三片叶子，立在花盆中央，像个怯生生的小朋友到别人家玩耍。我不知道它叫什么，也不知道它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对于我的疑问，有人说它是飞鸟衔来的种子，有的说是原来就混进花盆里的。虽然我不清楚它的来处，但我对它和别的花草一样，一视同仁，在浇灌的时候，不会少它一滴水。不过，我暗自以为，过一段时间，它会像以前那些杂草一样，自生自灭。日复一日才发现，原来它是欲把他乡作故乡了。它健康快速地生长着，生机勃勃，绿意盎然，站在天青地红中，就是鹤立鸡群的架势。

我按这位不速之客的模样，在网络上搜索了一番，原来这是剑兰。剑兰与玫瑰、康乃馨和扶郎花被誉为“世界四大切花”。而剑兰更赢得“切花之魁”的称号。我于是又查了剑兰的花语：用心、坚贞、长寿、福禄、康宁、坚固。它的种种，让我更加珍爱它了。

为了给这株“剑兰”一个独立宽敞的安身之处，我特地买了一个圆筒形的白色花盆，把挤在天青地红中的它移过来，然后再整盆移到客厅里摆放。葱绿的叶片和洁白的花盆搭配起来煞是好看，给客厅增色不少。我心里美滋滋的，期待春节来临，它能开花，成为我每年布置家居插花中的一员。

仲夏的一个早晨，我和一位闺蜜到西湖公园散步，看到湖畔长着许多与那不速之客一模一样的花，我不禁脱口而出：“这么多剑兰呀！”谁知闺蜜立刻纠正说，这种花叫美人蕉！我心里不服，又去查，证实它的确叫美人蕉。可能以前它还小，叶片还没充分展开，形似剑兰，我就粗心地把它跟剑兰对上号了。

叫美人蕉就叫美人蕉吧，我已经喜欢上了它，喜欢它的不请自来，喜欢它的模样，至于叫什么，就像人的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缘分。相逢皆是缘，缘起缘灭总关情。人与人如此，人与动植物，又何尝不是如此。

听说阳光照射有利它成长开花，我就决定让它重上阳台。有天早晨，在上班之前，我把这盆美人蕉搬上阳台。下班后到阳台一看，吓了一大跳。这花怎么了，叶子全部耷拉着，连颜色都变了，好像被开水烫过的蔬菜，没有一点生机。还不到半天的功夫，它咋就成这模样了呢？我迫不及待地把它搬进屋里。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它才慢慢地恢复元气。

有了这次的教训，我再也不敢造次。要让这美人蕉见见天日，就利用休息天在家，掌握好时间，悉心观察，有条理有步骤地搬进搬出。

可喜的是，这美人蕉被我几番折腾，经历了凤凰涅槃般的磨难后，最终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回顾这段相处时光，我很感激这位不速之客，因为伴随着它的成长，我也从中悟出了许多生活道理。